

· 九之書叢小習學年青 ·

帝美的亡死向走

印編部傳宣會委市陽瀋團年青
行發社務服化文年青

青年學習叢書之九

走向死亡的美国

青年團濟陽市委會宣傳部編印
青年文化服務社發行

目 錄

華爾街大老闆.....	1
祇說空話不辦人事.....	3
財閥底走狗，人民底死敵.....	5
殺人越貨發了家.....	7
埋在肚皮裡的炸彈.....	9
狗底天堂，人底地獄.....	13
奴役和屠殺.....	16
罪惡和恐怖.....	20
金元和刺刀.....	23
這就是『和平』和『幸福』.....	25
殺人犯底罪證.....	27
滔天的罪行.....	29
我們要爭取和平.....	31
走向死亡.....	34

華爾街大老闆

美國底真正統治者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誰在統治着美國。也許有人以爲是在華盛頓的杜魯門。其實，不是杜魯門，而是在紐約華爾街的大老闆，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杜魯門不過是這些獨佔資本家的走狗，或者說是傀儡罷了。

華爾街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大本營，也是帝國主義者真正發號施令的地方。它是紐約的一條狹窄短小的馬路，兩邊的屋子合起來不過四五十家。勢力最大的摩根銀行特別短小陳舊，屋子是兩層樓，大門在轉角上，大門兩邊的牆上只有四扇窗子。就是在這麼一個地方，集中了世界上的最醜惡最骯髒的勢力，它不但統治着美國、美洲，還統治着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現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都在向美國集中了，美國二百五十家最大的公司現在控制着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四十。可是美國的財富又已經集中在少數獨佔資本家手裏了。華爾街的八大金融寡頭才是真正的美國財富的主人。摩根、洛克斐勒、梅隆、杜邦、昆萊勃，克里夫蘭、芝加哥財團和波士頓辛迪卡八大家族，掌握了美國全部的工業、銀行、運輸業，掌握了全美國的經濟生活。而廣大的美國人民唯一的財富是一雙勞動的手。

這些獨佔資本家拚命搜刮美國人民和資本主義世界人民的財富，把美國一天一天地帶向法西斯主義。他們在華爾街的『全國製造商協會』，是美國法西斯的後台

老閉：希特勒的侵略戰爭，就是它一手扶植起來的，它給希特勒精神和物質上的武裝。美國著名作家賽蘇萊說：「英國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打的並不是敵人，因為敵人就是英美兩國幫助他們武裝起來的。」現在它還在繼續扶植德國、日本和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鼓動種族歧視，支持三K黨活動，是它幹的；反勞工，收買工賊，組織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是它主持的；製定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向外侵略，陰謀發動新的侵略戰爭，也都是它在搞的鬼。從它這個法西斯母雞孵育出來的小雞——美國的法西斯團體，總數已經有兩百多個，最著名的，像「三K黨」「十字軍團」、「精神動員」、「美國行動協會」……都是它用金錢資助和保護下的一些法西斯暴徒的團體。

美國政府是一個政治、軍事、商業三位一體的東西。美國議會的議員和政府裡的大官僚（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特務）等都是由華爾街委派的。美國政府的首腦人物如國務卿艾奇遜、國家安全資源局主席薛明頓、杜魯門特別助理顧問哈里曼、國務院負責對日和約談判的外交政策顧問杜勒斯、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奧斯汀、美國駐西德高級專員麥克洛埃等，都是「全國製造商協會」派到杜魯門政府中去的。艾奇遜是美國著名的法律事務所「科文頓·達林格·艾奇遜公司」的主人，這個公司是服務於摩根、洛克非勒和杜邦財團的。哈里曼是美國最大的富翁之一，是「布朗克兄弟·哈里曼銀行公司」的經理。薛明頓在大戰期間是「愛默遜電氣公司」的經理。麥克洛埃是洛克非勒「大通銀行」的顧問。美國大資本家就是通過這些代理人，控制着美國政府的每一舉動。

祇說空話不辦人事

——美國底執政黨

既然華爾街大財閥在統治着美國，當然，美國的執政黨只不過是華爾街老闆統治美國人民的工具罷了。打開美國歷史來看，都是民主黨、共和黨平分天下，輪流執政，構成了兩黨獨裁制。民主黨成立於一八二八年，是代表南方墾殖家的政黨；共和黨成立於一八五四年，是代表北方大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們壟斷了美國的政權，不允許第三個政黨插進腳來。各州的法律，對於新黨的建立，都有嚴格的限制，因此在美國要組織一個合法的新政黨，必須向各州同時活動，應付四十八條戰線。在這種情況下，兩黨就可以「穩坐江山」，並且成爲美國式「民主」的傳統。

要了解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本質，不得不借重下一個政論家的話。布奈斯曾經這麼說：「共和黨、民主黨這兩個名稱，是空瓶子上面的標籤，未經租出的房子上面的招貼，覆蓋着但是不能隱藏着骨骼的外衣。……他們之間沒有真正不同的政見、政策和行爲，除了在朝的黨想繼續在朝，在野的黨想獲得政權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

這兩個黨都是執行着維護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雖然在口頭上說得天花亂墜，或者相互間爭得面紅耳赤。假使說，在初期兩黨還互相抗衡，政見也有些差別，那麼到了工人運動發生和發展之後，尤其在美國南方工業化之後，這種差別便日益

減少，有時幾乎完全沒有。在每四年一次的總統競選時，兩黨各自提出不同的政綱，但一旦上台，馬上可以轉臉不認賬，取消自己的諾言。

這兩個黨的第二個表現，是組織上的渙散。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沒有黨員證與黨費。每個人的黨籍，根據他在投票時，選舉那一個政黨的候選人來確定的。一個人今天可以自稱為民主黨員，明天又變成共和黨員。因此有人說，兩黨的黨員，等於體育場上的『拉拉隊』，不過是臨時組織起來捧捧場罷了。在國會中，黨員的行動也是不一致的。這個黨提出來的議案，常常被本黨的議員所反對，而又得到另一黨中一部份議員的支持。

這就是美國兩個資產階級政黨的眞面目。因此，要在他們之間——尤其在今天，想分別出誰反動誰進步，那是非常困難的。

戰後兩黨關係上特點之一，是兩黨反動份子進一步互相勾結，把美國政府變為兩黨反動派的聯盟。他們在對內政策上，一致採取鎮壓民主運動，分裂進步力量的方針。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反蘇反共，要侵佔全世界，奴役全人類。

戰後兩黨關係特點之二，是共和黨在國會中的權力逐漸擴張，並且一變而成為多數黨，完成了所謂『不流血的政變』。雖然美國的總統還是民主黨人杜魯門，但共和黨在『兩黨合作』的高調下，把最後支配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由於這兩執政黨的目的益趨向反動，因此激起廣大的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反對，資產階級中一部份開明人士也從中分化出來，他們聯合在一起另外組織新黨，展開了蓬蓬勃勃的鬭爭。

財閥底走狗，人民底死敵

——美國總統杜魯門

在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總統，不是民主黨的就是共和黨的，從來沒有其他黨派的人。每一次競選總統時，都是被大資本家操縱的：總統都得忠實地爲資本家的利益服務。今天，美國的總統杜魯門，更是財閥們的走狗，人民的死敵。

杜魯門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在蘇聯作家郭爾巴托夫的筆下，已經給他勾劃出一個輪廓，他是『領帶推銷員』、『銀行書記』、『砲兵上尉』、『雜貨店的老闆』、『鐵路上的小夫役』；最後，黨棍湯姆以『神鬼手段』，把他選成參議員，並在參院中三年來『默不發言』。

杜魯門憑啥當上了總統？說起來話長了！美國一個鐵道工人講得好：『我們這裡選舉公共便所管理員，也保險沒有人贊成他！』杜魯門當上總統，就全靠他順風打旗，和善於拍大老闆的馬屁。杜魯門小的時候，是個沒出息的孩子。青年的時候，開座雜貨舖都賠到底朝上。後來他投到土豪湯姆門下，當了清道夫，那一年，正趕上湯姆吹下牛皮，要顯顯他『可以隨便讓一個小夫役當議員』的本領，杜魯門正好走了這場紅運，湯姆把他弄進了議院。

杜魯門做議員，向來一言不發，一來二去，大老闆却讚賞起來。一九四四年又輪到美國改選總統，選舉的時候，美國大財閥的保鏢們，民主黨內部的兩派爲爭搶

副總統位子，吵得難分難解。這時大財閥們不耐煩的忽然想起小夫役杜魯門，他們一核計：「杜魯門也是順風打旗的傢伙，何必不把他弄出來，省得他們一個不讓一個，難分難解呢？」杜魯門又這樣連做夢也沒做到，就糊里糊塗當上了副總統。蘇聯名記者愛倫堡，很恰當的說：「杜魯門的個性，是沒有個性。」

一九四五年羅斯福死了，按照美國的憲法，副總統升了正總統。杜魯門爲了華爾街大老闆的利益，露出他的狗牙，向世界人民進攻了。五年來，他天天喊着「杜魯門主義」，妄想獨霸世界。他幫助各國反動派，屠殺革命人民，他把戰爭基地佈滿了全球；而且他還重新扶植日本、德國法西斯復活，想再次把世界人民拉進戰爭災難裏；好給他華爾街主子大發戰爭財的機會。他的侵略罪行，已經害的西方千千萬萬人民吃不上飯，東方千千萬萬人民受到戰爭災害的威脅。最近，他一面加緊鎮壓美國共產黨和美國人民，一面出動了海陸空軍，直接侵略我國領土台灣和朝鮮，派飛機轟炸我國城市和朝鮮和平人民。他的聖經就是：「不僅美洲是美國的，全世界也是美國的」。目前，以杜魯門爲首的美國戰爭販子在朝鮮戰場上，遭到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和英勇的朝鮮人民軍的當頭一棒，把這個掠奪世界的大強盜打得魂不附體跪到地上求他的上帝保佑了！但是，萬惡的杜魯門沒有懺悔，他妄想做垂死的掙扎，來侵佔全世界，來奴役全人類。

殺人越貨發了家

——美帝在戰爭中養胖了

「戰爭」——多少人一看見這兩個字，就聯想到許多事情：流血、生離死別、難以統計的財產被毀滅……。漫畫家筆下的「戰神」，也畫得非常兇悍，往往是滿臉大鬍子，殺氣騰騰。

要不是爲了求生存，求解放，誰也不願意到戰場上去和別人廝殺的。

但是，世界上偏偏有一部人靠着喝人血吃人肉來活着，靠着侵略、掠奪來發財。這就是美國大財閥，他們依靠戰爭養胖了自己！

近百年來，人類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戰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反法西斯戰爭。戰爭的規模越大，美國資本家沾的光愈多。第一次大戰時，參戰各國，需要大量的武器彈藥和糧食，美國資本家也不管誰是協約國，誰是同盟國，大作戰爭買賣，真可以說是「左右逢源」，到處發財。直到德奧集團將要走下坡路的時候，美國才見風轉舵，倒到英法方面去。在這次戰爭中，使美國的工業，得到空前發展，所有的機器，都全部動員起來，而資本家的荷包，也愈裝愈滿了，發了四百多萬萬美元的戰爭財。

第二次大戰的規模和殘酷性，遠遠超過第一次大戰。蘇聯爲了拯救人類，救文明，在這次戰爭中，損失了價值六千七百九十萬萬盧布的財產。曾經參加過戰爭

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它從戰爭中走出來的時候，都比較戰前貧窮得多了。英國在國內和國外，喪失了國民財富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國大約喪失了二分之一的財富。在歐洲各國，生產量只相當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到八十。

美國在戰爭中不僅擴大了生產，而資本家在這一時期中所賺下的錢（就是『戰時利潤』），更是『一本萬利』，使人咋舌，據統計，它的總數共達五百二十萬萬美元！

但如果以為這些財富，都是屬於美國人民，或者所謂抽象的『國家』的，那就是大錯而特錯。今天實際上掌握美國的，是八大集團。佔世界三分之二的黃金，美國人民是沒有份的。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二屆大會上，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對着那些靠販賣軍火發財的獨佔資本家們指出了下面的鐵的事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五年以內，美國所有各公司賺的利潤，一共是一百五十億美元；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五年間，就一共賺了四百二十三億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共打了六年（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這六年裏，這些大公司的純利潤，一共是五百二十億美元。』

維辛斯基這樣說：『這些利潤，是靠什麼賺來的呢？是靠的人血，靠的被破壞的城市，靠的千百萬的孤兒寡婦的哭泣……』

埋在肚皮裡底定時炸彈

——美國底經濟恐慌

戰爭結束了。多少人慶幸着和平的到來，但這對美國壟斷資本家，却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資本家在戰爭中擴大了生產，但是當戰爭一旦結束，問題就來了。首先從華盛頓政府機關裏，發出一個通知：『尊處戰時合同第××號，自即日取消。』最先接到這種通知的，是跟政府直接作生意的一些公司。這些公司馬上通知替它作零件的小公司，也是照樣一套：『合同取消……停止工作』。一陣微風掃蕩遍了整個美國，最後集成一股狂風，到處沖激起來。

資本家首先發愁的，是已經擴展起來的生產，該怎麼辦？像過去一樣，製造軍火吧？不打仗了，沒有主顧。停止生產吧？新建立的工廠，新設備的機器，這都是才拋下去的本錢，眼巴巴看着它放在那裏不生利息，這在做買賣的人說來，就是虧本生產。

於是美國資本家便擠上了一個大包袱。

有人也許會說：『把製造軍火的工廠，改成生產人民必需品的工廠，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是的，在蘇聯，戰時生產轉為和平生產，那是毫無問題的。製造坦克的工廠，

一變而成爲製造拖拉機的工廠，把所有的生產品，供給正在恢復中的集體農莊。每一個工廠的生產，都在國家統一計劃下進行的，不用發愁生產過剩和銷路問題。可是，在資本主義的美國，情形就完全相反：誰來消費這批商品呢？如果貨物賣不出去，結果只有關門大吉，這種現象如果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起來，就成爲「經濟恐慌」。美國資本家一看見這四個字，就會心驚肉跳，因爲美國已經經過好幾次經濟恐慌，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有這樣幾個小故事，深刻的說明了這個問題：

一個寒冷的冬天，外面正在下着大雪，房子裏已經是零下十度。煤礦工人保羅到外面去了，家裏只有他的妻子和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天氣這樣冷，卻沒有生火爐，孩子問母親說：

「媽，爲什麼不生火呢？」

「孩子，媽沒有煤呀！」媽回答說。

「爸爸不是煤礦工人嗎？」孩子又問。

「可是他現在失業了。」

「爲什麼？」

「因爲煤炭生產得太多了。」

女孩子低着頭說：「哦！原來是煤炭太多了！」

這是發生在美國威州工人家庭裏的事情。美國冬天有百分之三十的家庭不能夠生火，可是美國資本家手裏的煤炭卻的確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有一種福特牌的汽車，那是美國 特汽車廠裏造出來的，曾經有這

的事情：這個廠裏一面不斷地造出新汽車，一面又把新的汽車打爛，重新送到熔爐裏去。爲什麼？因爲汽車太多了。

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州，有幾頃的果樹園，生長着最好的葡萄、橘子，到了果子成熟的時候，果樹園的大老闆不去拾，也不去摘，叫它們爛在地上，幾十里週圍都聞到臭味；老百姓從很遠的地方來拾果子吃，老闆卻僱了許多人把火油噴射在快要腐爛的葡萄和橘子上，還把那些老百姓趕走。

在美國波托馬克河邊，開來了一列長長的火車，拖着三十節車廂，車廂裏裝滿了西瓜，西瓜又熟又大。可是這些西瓜一車廂一車廂地往河裏倒，它們互相碰撞，打得粉碎，一堆堆浮在河裏，像綠色的海島一樣。這是種西瓜的老，在大量地毀滅自己的西瓜。

在美國的西海岸，拋在海裏的山芋據說可以堆成好幾座山。

美國報紙登過這樣一些廣告：勸人民用玉米（玉蜀黍）當煤炭燒。

美國的資本家毀壞了大批的山芋、馬鈴薯、小麥、水果、牛奶和雞蛋，可是，美國成千成萬的失業者、勞動人民，却只是靠着一點可憐的救濟來維持生活，白天沿街乞討，晚上睡在街頭！

美國資本家毀壞貴重的食物，像牛奶、雞蛋、葡萄乾等，最常用的方法是拿它們來喂豬。幾百萬磅的加里福尼亞的葡萄乾，已經給美國的豬吃掉了。難怪有一個美國人叫做費麥勒的他這樣誇口說：「我們美國的豬比外國飢餓的人民還要吃得好吃。」其實呢？普通美國人吃的也那裏敢和美國資本家的豬吃的相比呢？

原來美國的工廠、鑛山、農場都是操縱在少數的獨佔資本家手裏，他們爲了要拼命地賺錢，就盲目的生產，可是慢慢地他們手裏的貨色太多了，美國的勞動人民却一天天地窮起來，買不起他們的貨色。貨色太多了賣不掉怎麼辦呢？一定要維持高的物價。否則就要跌價賠本。跌價賠本的生意無論如何不幹！於是他們想出了一些『聰明』的辦法：大量的毀壞生產過剩的東西，大量地裁減工人，降低工人待遇，向外侵略找尋市場。

可是，這種做法一點也沒有減輕美國獨佔資本家們的危機，相反的危機是一天天地加深了，國內到處是貧窮和飢餓，向國外侵略也引起了各國人民的反抗，國外的市場一天一天地縮小。經濟恐慌這就好像埋在肚皮裡的定時炸彈似的，只要時間一到，馬上就爆炸起來。這時物價大跌，股票不值錢，失業的人像潮水一樣的湧出來，獨佔資本家們就在這個炸彈下死亡，華爾街的天下也就東搖西擺起來了。美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幾次大的經濟恐慌，新的經濟恐慌不久又要來臨，華爾街的統治基礎更加動搖了。

這次恐慌將比過去要更加激烈：第一，全世界除了蘇聯、中國與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外，各國都在衰敗和貧困之中，使美國無法將大批商品，向外傾銷，因而加速了它的危機。第二，戰爭中美國生產力擴大的結果，過剩的商品也將愈多。第三，美國獨佔資本在戰爭時急速而高度地集中，這將使美國商品跌價更慢，危機也將更深。

狗的天堂，人底地獄

美國人民底生活

帝國主義的走狗，像胡適、林語堂之流，他們把美國誇張得成爲人間樂園，遍地金銀。如果從表面來看，美國也的確够得上稱爲富有的了。在紐約——資本主義世界最『繁華』的地方。這裏有許許多多高樓大廈，有一百二十層的帝國大廈。

美國有一個『報紙大王』赫斯特，他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有一所極大的別墅。那所別墅建築在太平洋沿岸的高地上，一共佔地三十五萬英畝，接連着有四十英里長，假如步行的話，從前門走到後門，就得花掉你兩天工夫。

美國的『鑽石大王』勃蘭第，有兩百多套漂亮的衣服，有五千條手帕。跟杜魯門搶總統的杜威，每年要買幾十套新衣服，今年穿的衣服，明年就扔掉了不要了。杜邦一個家庭就有五百輛小汽車。

可是也就在這個『富足』的美國，在一九五〇年春季末，失業的有二千多萬人，全國人口一億三千多萬，有六千萬人，就是說，將近全人口的一半住的破屋子，有全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貧民窟裏，千千萬萬的美國人在渴着貧窮、疾病和飢餓的生活。

就在這個最『繁華』的地方，有二十六萬多人家，完全沒有住的地方；有五十

萬以上的家庭住在骯髒、破破爛爛的貧民窟裏，這兒自來水、電燈、電話……，什麼公共設備都沒有。紐約有一條最悲慘、最黑暗的街，叫做保利街。住在保利街的人，大多數是失業的工人，他們找不到工作做，沒有吃，沒有穿，病的人很多。他們大多數成了乞丐、流浪者，他們的生命好像是一文不值。

紐約的貧民窟，大多是一些『牆壁上掉眼淚的房子』；有一個害癩癩病的人坐在他的車椅裡面，滿身蓋着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的石灰；老鼠成群結隊的跑，有的時候，小孩子會被老鼠咬成很重的傷。就像這種『房子』，住的人要付出不少的房租，每星期的房租要十二到十六美元。

美國第二大城市芝加哥，貧民窟也將近佔了二十方英里；美國佐治亞州的首府亞脫蘭達成，有十六萬二千人——佔全城居民的一半住在『夜店』裏。市政府這樣說：『這些人比住在動物園裏的野獸還不如。』

馬埃是美國一個小城裏的一家皮鞋店的伙計，他在一九四七年結婚，就在這一年，那家皮鞋店失火燒掉了，從此他一家人就流浪在大街上。他到處想法子找職業，但是始終找不到。當他聽到紐約這樣的大城市可以有辦法的時候，就帶了妻子和乳兒上了紐約去，可是紐約却有數不清的像馬埃一樣失業的人。

隨身帶的錢用完以後，一家人只好住在車站上。沒有辦法只好出賣自己的血，他一星期到『血銀行』去三次。過了一個月，『血銀行』不要他了，因為他患了嚴重的貧血症。

『血銀行』的老闆是一個醫生，他對出賣血液的紐約失業工人只給很少的錢樣